

# 浅谈乾隆朝时的民窑精品

——从哥窑水盂说起



哥窑水盂

◎特约撰稿人 凌晨

一个刚入门不久的藏友最近在古玩市场上买了一只哥窑大开片的水盂,东西据说是老货,但吃不准年代,请我去他家看看。

“这是只清乾隆朝仿哥窑水盂。”我初见这件器物,仿佛像见到初恋的情人,一种一见钟情的情愫油然而生。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尤其是瓷器爱好者,看见这只300多年前的文房用品,时至今日依然焕发出它应有的光泽和品位,你能不动心吗?遗憾的是此盂已“名花有主”,我等只能欣赏了。

水盂,又称水丞、水滴、砚滴,在古代则直呼为“水注”,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给砚池添水。它的造型大多为圆口、鼓腹、平底,有的带足。作为储存磨墨用水的器皿,水盂是历代文人名士在写诗作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除了实用,更可以把玩在手,所以它的造型与图案,也是主人品位的体现。据考证,水盂起源于汉魏,发展至明、清两代。水盂的形制多种多样。从材质来说,它的用料也非常丰富,以玉、瓷、紫砂等常见。在古代使用时,水盂一般还配有铜或玉质的小水匙。

在晋代、南北朝时的水盂多为青瓷,或鼓腹似罐,或为动物,如青瓷兔形水盂、蛙形水盂等,做工无不精巧雅致。明、清两代水盂传世品较多,品种丰富。瓷制水盂的实用性较强,其形多为圆形。盂口富有陈设性和工艺性,这也是明、清两代水盂与以前水盂的本质区别。

水盂除实用意义外,更多的是

具有把玩性。它供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田相伴,与文人相对。因此,它必须符合主人的情趣,所以这也造就了水盂的精彩。另外,从养生之道来说,水盂可息心养性,“一洗人间垢垢矣,清心乐志”。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水盂可助文思,“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可见,水盂为古代读书人文房用具中之必备,虽盛水不多,却有积水成渊的雅趣。

而本文中的这只仿哥窑金丝铁线水盂是乾隆朝时的民窑精品,它高8厘米,口径16.5厘米,属于水盂中的大件,应该是书法大家所用。一般来讲,水盂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利用釉色和纹饰增强观赏性。该水盂仿宋代五大官窑中的哥窑作品,青釉上且见自然的大开片,更妙的是金丝铁线仿佛刻意却是天然。一般来说,鉴定哥窑瓷主要是从造型、胎骨、釉色等方面着眼。此件仿哥窑瓷器的特点是里外披釉,均匀光洁,晶莹滋润,不仅扣之瓷音清亮,而且造型挺拔大方,轮廓亦柔和流畅,金丝铁线特征明显,体现了乾隆制作的特点,应该是乾隆朝事的民窑精品。

哥窑器属于北方的青瓷系列,它以釉色取胜。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釉色沉厚细腻,光泽莹润,如同凝脂,若置于显微镜下,可见釉中蕴含的气泡如同聚沫串珠,凝的釉面间迸裂有大小不一,或密匝或疏落的冰裂状网纹,其网纹之色浅黄者宛若金丝,细黑者如铁线,二者互相交织,因而被称之为“金丝”、“铁线”。清乾隆帝尤喜赏宋代哥窑,做诗赞云:“铁足圆腰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

■收藏故事

## 寻觅民国鸦片枪

◎林子

酷爱古玩杂项的唐超一直都有个习惯,无论工作多繁忙,每周末必定抽上半天到沪上各古玩市场去转悠转悠。不久前的一个周六,天气虽冷,但却晴朗无风,按照日常习惯他又来到了某个古玩市场。

没多久,一只制作异常精美的铜灯让他驻足了脚步。朝摊主打了招呼后,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了这只做工精致的银白色带车料玻璃罩的铜灯。他一边仔细端详一边暗暗暗度:“嗯,民国货,份量也不轻,做工地道,一定是过去大户人家使用之物。”不过,让他心生疑惑的是,一般的油灯结构没有那么复杂,曾见过宋代省油灯的他,记得一般铜制油灯都是内外两层中间空的构造,而这只铜灯颇为特别。

正当他在暗自思度的时候,同他相约一起逛店的朋友来电了。于是,他放下灯座,走出市场迎来了朋友,并再次回到了这只铜灯前。很凑巧,爱好古玩的朋友是沪上某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见唐超如此喜爱这只铜灯,也帮着研究起来。没过多久,他告诉唐超:“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这应该是一只民国早期制作的鸦片灯。”

一直都对民国物和民国史保持浓厚兴趣的唐超心中窃喜,在他的收藏中倒真没有这么精美的鸦片器。昔日中国深受鸦片毒害的那段历史再度浮现在唐超的脑海里。从这个鸦片器

物上,他再度看到了那段令人铭记在心的历史,同时也看到这件民国铜器深具特色的民族工艺。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开始向老板询问起价格来。

作为古玩市场上的老手,唐超知道在古玩市场淘货,掌握购物时的心态很重要,既不能喜溢于色,也不能咬紧低价不肯让步,其结果自然是与自己心仪的古董失之交臂。当时摊主看他很随意的样子,以为他只是好玩,所以,这只鸦片灯最后以开价打八折的价格成交。唐超满意而归。

回到家中,唐超把铜灯进行了仔细地擦拭,发现该灯不仅结构复杂,而且组合多样;由灯罩、灯座、灯座外套和灯座盖板4个部分组成;高度共计12厘米,其中灯座高6.8厘米,灯罩高5.2厘米(为车料玻璃),直径为8.2厘米(图1)。颇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是雕刻于整个鸦片灯周身的各种花纹:首先是灯座盖板上的牡丹、蝴蝶花纹,显然其寓意为“富贵无敌”(图2);另外,灯座外套则镂空雕有喜鹊、梅花和寿字,可见是传统寓意中的“喜上眉梢,幸福长寿”(图3)。毫无疑问,该鸦片灯的最初所有者非富则贵。

自从买下了那只鸦片灯后,寻找类似的器物就成了唐超近日的目标。说来也巧,2月28日,地处城隍庙的另一家古玩城举办了一场新春古玩杂件竞买活动。应朋友的邀约,他也前去现场捧场。原本无心竞买的唐超却意外发现了一杆与之前鸦片铜灯质地颇为相似的鸦片枪。真是应了那句“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杆质地细腻的铜白银烟枪(图4),枪长42厘米,周身润滑,制作异常精致秀美,显然乃女用烟枪,烟杆两头凸起还随形各雕刻有一个“寿”字。

唐超一“眼”



民国时鸦片灯(图1)



民国时鸦片灯(图2)



民国时鸦片灯(图3)

中的,由于那天参与竞买的人将目标都盯在了瓷器上,于是这样的铜器少有人竞买。又是一次良机,唐超竟举了3次便将该烟枪收入囊中。心愿遂成。

清道光初年,山西商人到天津销货,然后转贩鸦片回籍,烟毒随着商人的足迹在山西各地流播。于是晋商成为最早沉湎于鸦片云雾中的瘾君子群体之一。即便祁县那个将“不准吸毒”定入了六条家规的乔家,到了第五代时的乔映南、乔映霄等映字辈的弟兄们,最终也是一流的烫金烟具和上好的鸦片成了他们打发时光的最好陪伴。而大谷曹家大院那张豪华的吸烟榻和榻上那张从一株千年古树取材做成的楠木炕桌除了象征该家族的富贵外,也成为曹家后代子孙吸食鸦片的承载体。昔日的富贵与吸食鸦片后的人性堕落和家族没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来吸鸦片者有谁能真正“幸福长寿”,又有多少家族能在吸食鸦片后继续保持“富与贵”呢?

对于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唐超希望通过一些器物的留存来警示后人。(图片拍摄 牛歌)



铜白银烟枪(图4)

真图鉴定

## 名家书画“添笔”造假法之“修补”成品辨识



图1



图2

◎黄鼎

名家书画原因为某种原因而破损,对其不得不做出修复性的“添笔”,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那为什么要将其与“作伪”话题扯到一块呢?笔者个人的理解是:(一)既然书画已经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状态,那就应该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实行按质论价、诚信交易原则。作品有残破经由修补的,就要如实告知消费者并相应减价作售。但在现实中,因为艺术品的消费者以非行家占绝大多数,故经营者们向来都是按所谓的“惯例”不明示待售书画的瑕疵问题。隐瞒与人为遮掩“修补”的笔迹似乎是“正常合理”的事。这客观上对艺术品消

费者已构成不公平,严重时还带有欺诈性经营色彩。(二)书画鉴藏工作的专业要求是判真伪与断优劣,其中优劣问题与有破损的或经修复的被鉴定作品的画面状态有直接关系。很难想象一位对名家作品的材质与品相很“漠然”(不能做到较全面到位的客观分析与合理判断)的人能成为鉴藏行家。(三)书画生成时间久了难免不遭受损坏,当修复不得法时其破坏性更甚。从保护书画文物的意义上说,将“修补”过笔墨的书画作为伪看待,对书画购藏者或修复者会起到“警示”作用。

近些年,笔者有好多次在拍卖场都目击到有买家在未看清名家作品品相(多数是放在镜框中的)的

情形下就鲁莽地去竞拍被“修补”得很不像样的某名家作品,到取件时(多数是从镜框中将作品拿出)才如梦初醒般看出诸多“伪迹”,然后后悔不已。

不过,确也有个别原来残损严重的名家作品被“修补”得令人拍案叫绝。就以人拍于南方某拍卖行2005年秋季拍卖会的图1吴昌硕作品来说。起初它的品相真有点惨不忍睹——画面除了有许多虫洞外,还有不少地方都掉笔少墨,因此它的起拍价仅订到0.7万元。仅时隔半年,当该画再度现身于南方另一家拍卖会上时,它已一改旧颜成了图2这副新模样。原先画面所有的残破处被“修补”得几近天衣无缝,于是起拍价也立马涨到5万元。

类似上述的从图1到图2这样“修补”名家作品的经典案例,在现实中其实颇为少见,更多的还是那些不甚“理想”的“添笔”作伪品。因此,辨识“修补”成品时易时难。容易的是面对那些“添笔”不好的笔墨,基本上人人都能做到一目了然;困难的是要是被鉴定物都像图2成品那样表面不露痕迹,那我们就要尽可能多想出一些诸如“借助光照作用分别从正面和反面来观察画面材质与笔墨状态”这样的土办法了。